



度年华

著

DU NIAN HUA  
ZHU



# 心甘宝贝

XIN GAN  
BAO BEI



《桃之天天》  
&  
掌阅联袂  
推荐

VS < 京城女霸王  
厚颜乐安王

作为东魏传奇，竟被人捉弄了？  
而捉弄之人还成了自己的天子？

辛甘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横冲直撞，  
攻城略地，勇猛无比。

她誓死抵抗，  
誓死效忠，决不投降。

▲  
度  
年  
华  
▼  
著

# 心『甘』宝贝

XINIGANJI  
BAOBEI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甘”宝贝 / 度年华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00-2807-4

I. ①心… II. ①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6560 号

## 心“甘”宝贝

度年华 著

---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陈少伟
特约编辑	廖双双
装帧设计	李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3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807-4
定价	3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1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 第一章  
这个夫子很傲娇
- 016 / 第二章  
我喜欢你
- 030 / 第三章  
付恒哥哥
- 046 / 第四章  
你还没对我负责呢
- 059 / 第五章  
看你下次还敢乱叫
- 072 / 第六章  
君子动口不动手
- 083 / 第七章  
储君的狠辣与手段
- 093 / 第八章  
至交好友，有难同当
- 104 / 第九章  
我不气你了
- 117 / 第十章  
说好的负责呢？
- 136 / 第十一章  
要命的赐婚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153 / 第十二章  
风乍起，吹皱一湖春水
- 168 /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84 / 第十四章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 203 / 第十五章  
陪你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 219 / 第十六章  
洞房花烛夜
- 229 / 第十七章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 244 / 第十八章  
物是人非事不休
- 262 / 第十九章  
誓不移，梦犹相思，  
生死永相随
- 277 / 第二十章  
也曾真心爱过你
- 295 / 第二十一章  
一切终将圆满

## 第一章

### 这个夫子很傲娇

天很蓝，云很淡，风很轻，花很香。

我很烦。

我捂着肚子，弯着腰夹着腿，一溜烟往茅房冲。

难得今天手气好，小赢了两把，肚子居然在紧要关头闹腾起来了！

眼看着茅房越来越近，距离释放只有一步之遥，突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横斜着拦在我面前。

“死丫头，总算让爷逮着你了！”来人穿一身葱绿锦衫，脸色比锦衫还要绿，左眼上那一圈瘀青无比扎眼。

我定睛一看，顿时吓得站直了身子。

我的娘哎！

这货不是我前天在树下结的仇家吗？

前天，我拉着六十六叔去郊外打猎，见一只兔子贴着地皮窜过，我追出去老远，寻了个好角度，弯弓搭箭，只听得“嗖”的一声，一箭射中了……  
马屁股。

准确地说，是眼前这个穿得跟裸大葱似的家伙的马屁股。马受了惊，一尥蹶子，将他重重地摔了个狗啃泥。

大葱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拍拍身上的灰土，厉声呵斥：“死丫头！胆敢伤爷的爱驹，来人，给爷打！”

我眼一翻，脸一仰，嘴一撇：“哼！分明是你的马碍着本小姐打猎，本

小姐没追究你，你倒在这儿不依不饶起来了！”

大葱顿时爹毛了，跳着脚怒骂：“好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爷今儿个就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

我乐了：“呀呵！居然敢骂我？不打你个屁股开花，你小子还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

倘若他什么都不说，我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若是人家有个好歹，我二话不说掏腰包给人治，可他居然要打架！

要论打架，我辛甘长这么大，还真没怵过谁。

我咧嘴一笑，朝着空气吩咐道：“六十六叔，给我打！”

后面的事，怎一个“惨”字了得。

怎么结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落单不说，还有点拉肚子，别说大葱把我怎么样，他就是不把我怎么样，单只把着茅房门，我就欲哭无泪了。

“那个……大葱……啊，不，大侠，好男不跟女斗，您老人家不记小人过，拜托让一让，小女子有要事要进那个屋子，谢谢合作！”我捂着肚子，龇牙咧嘴，拼命忍着即将喷涌而出的地黄金。

大葱闻言，双手一抄，翻了个傲娇的小白眼，闲闲道：“本来呢，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这种不光彩的事情爷不屑于干，正愁着该怎么收拾你，这下可好，为恶自有天收。啧啧，爷就在这儿等着看你的报应吧！”

这是要等着看我拉裤子啊！作为一个男人，他怎么有脸说得出这种话？我可还是个小姑娘哎！

我哭丧着脸，将腰弯得越发低，腿夹得越发紧，哀哀求饶：“大侠，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犯您老人家！您老人家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我……我……我真的快……快憋不住了……”

大葱丝毫不为所动，嘴角勾着一抹阴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就差抓把瓜子嗑了。

我一咬牙，挤出两滴眼泪，泣道：“大侠，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求您了！”

大葱这才气定神闲地侧了侧身，用一副天恩浩荡的语气说道：“瞧你态度这样诚恳，爷就放你一马。不过嘛，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等爷上完，你再去吧！”

大葱不紧不慢地进了茅房，过了老大一会儿，他才优哉游哉地缓步踱了出来，一脸释放之后无比舒爽的表情。

我立刻冲进去，一阵噼里啪啦之后，爽得不行不行的，等到释放完毕，往小竹筐里拿手纸的时候，顿时傻眼了。

手纸呢？

低头一看，蹲坑里一大沓白花花的手纸，上面沾满了……

呕！

那个该死的大葱，他居然将所有的手纸都丢进坑里了！

此仇不报，我就不叫辛甘！

在茅房蹲了老半天，腿都麻了，我着实担心，要是再没有人来解救我，我估计会一屁股坐坑里去。

一想到掉进粪坑的情形，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胃里一阵翻腾，“哇”的一声吐了。

我正吐得上气不接下气，六十六叔的声音在茅房外响起：“辛甘！辛甘！你在吗？”

“在的！六十六叔，我在这儿！”我顿时激动得涕泪横流，天哪！从来没觉得六十六叔的声音这般动听过！

六十六叔戏谑地说：“辛甘，你不会是掉坑里了吧？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出来？”

我哭丧着脸回道：“没有手纸……”

六十六叔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地泣鬼神的大笑声，笑了老半天才说：“辛甘哪，你可真是奇才啊！没有手纸，你不是有手帕吗？”

对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立即扯出手帕，三两下完事，拼尽全力提好裤子，推开门就冲了出去。往外走了没几步，我顿时撑不住了，两腿酸麻，腿弯一软，直直地栽倒在六十六叔身上。

等我缓过劲来，六十六叔用商量的口吻说道：“辛甘哪，你看你也累了，咱们回家吧！”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回家，而是消火！作为京城一霸，向来只有我捉弄别人的，没有别人捉弄我的，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去给我查！天黑之前，我要找到那个兔崽子！”

“好好好，查查查，咱先回家成不？”六十六叔一脸哀怨，“辛甘，再不回去，老爷子会弄死我的！”

我也斜一眼六十六叔，见他一脸屎样，皱了皱眉，天恩浩荡地准了。



一回到家，就被太爷爷叫了过去，老爷子一见到我，就捋着山羊胡子说：“辛甘啊！你看你这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天天在外胡作非为是吧？这样吧，太爷爷给你招了个夫子，你就跟着夫子念念书吧！”

又来！我翻了个白眼，嘴一撇，不以为然：“准是哪家土财主开了口吧，今年这价码出到几万两了？”

太爷爷老脸一红，尴尬道：“呵呵……神威老将军家的嫡孙白术，出了十万两。”

神威将军？东黎国的政治什么时候清明到世袭罔替的神威将军家的嫡孙也要参加科举了？

“才十万两，也想进咱们辛家的大门吗？”我眉头一皱，这个价码也太低了吧！

太爷爷轻咳一声，不自然道：“这个……神威老将军算是清廉的，这十万两可是将棺材本都搭进来了。”

我拧眉，有些不屑：“人穷就该多读书，那个神威将军家的嫡孙真不争气！”

真不怨我狂，我是谁？我可是大东黎第一传奇！举国皆知的文曲星转世！

事情是这样的，我太爷爷白手起家，不知道走了啥运，二十年间混到了东黎首富的地位，五世同堂，子贤孙孝。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说圆满了，但他却有个天大的遗憾——没闺女，没孙女，没重孙女。

直到我出生，辛家那么大的家族，才算是迎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小丫头。太爷爷将我视作掌上明珠，宠到了骨子里。

我四岁那年，五爷爷救了个屡试不第、上吊轻生的书生，带回家来教我读书，没想到，半年之后，新皇登基，开设恩科，我随口对夫子说：“夫子，你去考恩科吧，准中！”夫子当真去了，中了个头名状元！

夫子当官去了，没人教我了，太爷爷调了个账房先生过来，教了我三年，先生中了个探花。紧接着，我爹弄来了个落魄剑客教我武功，我没学成一招半式，剑客却中了武状元。

“辛家千金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专门给东黎选官的”这个说法不胫而走，传遍大东黎，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东黎第一传奇。

此后，想要进辛家当夫子的人几乎将辛家门槛踏破，慢慢地，演变成了价高者得，谁出的钱多，谁就能进辛府。

我甩着手臂晃荡出大院子的时候，瞧见一名青衣男子背着身对着我，微垂着头，似乎在欣赏朝阳下的花花草草。

“咦，有客？”我有些纳闷，这座院落如今专属于我与六十六叔居住，六十六叔这会儿应该在练武，这个人是谁呀？

那人闻声回头，眉眼含笑地向我打招呼：“这位就是辛甘吧？”

我立时瞪圆了眼睛，心里一波又一波地直冒桃花。

旁人也长剑眉，却不如他的眉那般英中含秀，刚中带柔的潇洒；旁人也长星目，却没有他眼里那般敛尽世间风华，叫人忍不住沉沦的风情；旁人也长悬胆鼻，却不似他那般挺成一个令人说不出好在哪儿，却看一眼就舍不得移开目光的坡度；旁人也长莹润菱唇，却不见他那般微微勾起，不笑时也带了三分笑意的弧度。

皮白肉嫩的，我喜欢！

晨起时太爷爷派了人来传话，说是今日又来了一位夫子，是定边侯世子，叫作阮郎归。如此看来，这位看起来就很温润如玉的气质美男八成是阮郎归了。

“你是新来的夫子，对不对？”我笑得既温婉又俏皮，一门心思想给夫子留下个好印象。

那人含笑望着我，嘴角微勾，淡淡点头：“正是，在下……”

“那你一定是阮郎归阮夫子了！”我弯腰作了个揖，一副乖巧有礼的模样，“学生辛甘，给夫子见礼！”

那人笑容未变，眉眼弯弯：“哦？你怎么知道我是阮夫子？”

我眨眨眼睛，乖巧地笑道：“夫子你长得这样好看，气质这样出众，笑容这样温柔，声音这样迷人，衣衫这样干净，一看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才子。你若是不叫阮郎归，我敢打赌，天底下没人敢叫这个名字了，‘阮郎归’这么有学问的名字，简直就是为夫子你量身定做的！”

一番话说下来，面不发红气不发喘，连个停顿都没打，马屁拍得顺溜无比。

那人笑得越发温柔：“哦？想不到在辛甘眼里，在下竟是如此出色呢！”

“是呀！是呀！”我觑着一张灿烂得如同九月怒放的菊花一般的笑脸凑了上去，乖巧地讨好，“夫子，你打算教我什么呢？”

那人笑得比春水还要柔上三分：“辛甘想学什么？”

“只要是夫子教的，我都学！”我有些受不了他那勾魂摄魄的笑，眼里桃花泛滥，红心一波一波地往外涌，就差没在脑门子上显现出“花痴”两个

桃红大字了。

蓦地，一道低沉而张扬的声音传来，打断了我与新任美人夫子套近乎的兴致。

“哟，本夫子的第一位学生还蛮听话的嘛！”

我闻声望去，那人正巧望过来，两道视线一接触，顿时，天雷勾地火，我俩都爹了毛，不约而同地跳着脚大叫起来。

居然是那个跟我苦大仇深的大葱！

那货抖着一只抽风的手，指着我的鼻尖，郁闷道：“你就是辛甘？”

我一巴掌拍开他的手，回以更郁闷的叫声：“你就是夫子？”

那货闻言，立时得意起来，“哗啦”一声展开手中折扇，故作风流地扇了两下，傲然道：“哼哼！没想到吧？死丫头，这回看你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

我顿时怒了，居然有人找上门来指着我的鼻子吆五喝六的！也不看看辛家是谁的地盘！

我冷哼一声，鄙夷地用鼻孔看他：“你就是神威老将军家那个不争气的嫡孙是吧？你爹娘没教你人穷就要多读书吗？一把年纪了不学好，还要拿你爷爷的棺材本进我辛家大门沾仙气儿！啧啧，我要是你，老早就一头扎进夜壶里淹死自个儿得了！叫什么来着，白术是吧？难怪穿着一身寡妇白，你也不用嫁老公，穿着寡妇白给谁守丧啊！就你还想怎么着我？信不信姑奶奶随时把你扔出去！”

我这一通尖酸刻薄的痛骂下来，仍是面不发红气不发喘，连个停顿都没打，只是骂完却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为什么这个穿着一身寡妇白的家伙愣头愣脑的一副中了邪的样子？而我的亲亲青衣美夫子的脸色却古怪得出奇？

谁料，那货折扇一合，一个白眼丢了过去：“喂，死丫头，你骂骂咧咧的说什么呢，什么白术？爷叫阮郎归！”而后折扇一甩，故作风流地摇了两下，“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我傻眼了，呆呆地看着他，这小子一脸鄙夷，不像是说谎的样子，那么……

我这下真是心肝齐颤了，抖着手指向那个讨厌的渣渣，挣扎着不肯相信：“你是……阮、郎、归？”

那货冷冷地丢了个白眼过来，下巴一扬，打鼻孔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犹不死心，手指移向青衣美夫子，哆哆嗦嗦地问道：“你是……白术？”

青衣美夫子脸色古怪地点点头，紧抿着嘴唇，目光含哀带怨，小刀子似的直往我脸上扎。

我怔了怔，猛地回过神来，“嗷”的一嗓子冲了出去。

真是瞎了我的狗眼了啊！居然把两个人给弄错了，指着那个茅坑里的石头阮渣渣，把美得冒泡泡的白术给臭骂了一顿！

之前的十三位夫子不是长得歪瓜裂枣，就是膀大腰圆像头熊，好不容易有个眉清目秀的，还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难得苍天有眼，给我送来个剑眉星目、玉树临风的再世潘安，还让我给不开眼地得罪了！

不行不行，得赶紧想个招，让白夫子原谅我的无心冒犯，否则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太无趣了？

我磨着七爷爷讨了十万两银票，又开了库房倒腾半天，翻出来一套和田玉制作的夜光酒器，一把鸳鸯转心壶配四个鸳鸯海棠杯，这才心满意足地抱着走了。

我一回房，就寻了个小叶紫檀雕成龙凤呈祥样式的精致匣子，将银票装进去，吩咐丫鬟小螃蟹整一桌酒菜，往大院中亭子里一摆，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张请帖，让贴身丫鬟小螃蟹替我送给白术。

我哼着不着四六的歌谣晃荡到大院子里的时候，第一眼就瞧见了阮渣渣。他又是一身寡妇白，手里照旧摇着那把洒金折扇。

暮春晌午的阳光已经很热烈了，蔷薇花开成了一片霞海，阮渣渣侧坐在秋千架下，单手托腮，阳光透过蔷薇花架，在他脸上洒下斑驳光影，有一种如梦一般不真实的美。

我歪着脑袋远远地瞧着，心里暗想倘若不是之前的不愉快，我大概会觉得他其实也没那么渣。

阮渣渣一瞧见我，立时白眼一翻，啧啧连声：“哟，还知道回来？”

我心情正好，懒得跟他计较，甩了甩手，凉凉道：“本姑娘邀请了夫子一同用午膳，你小子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别在这儿碍眼。”

阮渣渣从秋千架上站了起来，跟只大公鸡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我面前，白眼一翻，浑身上下都写满了“老子很生气”五个明晃晃的大字：“呀呵！你请夫子用膳，却叫我上一边凉快？怎么，难道我不是夫子啊？”

我眉一拧，眼一瞪，嘴一撇，手一挥：“就你那人渣样儿，还夫子？拉你八辈儿祖宗的倒吧！本姑娘这么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好孩子，可不能让你给祸害了！去去去！滚一边儿凉快去！”

阮渣渣后槽牙磨得“咯吱咯吱”直响：“死丫头，你之前那十三任夫子都没能教会你‘尊师重道’四个字吗？”

我懒得搭理阮渣渣，不耐烦地撇撇嘴，甩着胳膊蹦跶到亭子里，往下首里一坐，托着腮帮子等白术。

阮渣渣怒气冲冲地紧跟着过来，见我在亭子里坐下了，往我对面一坐，托着腮帮子瞪着我。

“喂，姓阮的，你属狗皮膏药的啊？没见本姑娘不待见你吗？”我两眼一眯，极快地瞥了阮渣渣一眼，怕被他浑身上下肆虐的人渣气弄脏了我顾盼生辉的剪水秋瞳，一瞥之后就移开了。

阮渣渣斜着眼睛瞪着我，冷冷道：“我说死丫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极度不耐烦，怒目而视：“管你是谁，关我屁事！去去去，给我有多远死多远去，别碍着我跟夫子联络师生感情！”

阮渣渣一噎，眼睛都快瞪出眼眶子了，我连多看一眼都懒得，大马金刀地跷着二郎腿哼起了小调。

阮渣渣气得直哆嗦，指着我的鼻子，“你你你你”了半天，也没你出个所以然来。

山珍海味流水般送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子，金樽玉盏夜光杯，阮渣渣嘴巴越张越大，眼睛越瞪越突出，我猜他肯定在心里暗暗骂我土豪暴发户。

远远地，白术的身影出现在小径那头，我立刻收起吊儿郎当的熊样儿，正襟危坐，简直比初进学的蒙童还规矩。

白术刚踏上凉亭石级，我就扑通一声跪了，双手高举交于头顶，弯身就拜：“学生辛甘拜见夫子！”

白术脚步一顿，半张脸猛地一抽：“这个礼行得……也太大了吧？”

我咧嘴一笑：“不大！不大！圣人云‘天地君亲师’，圣人又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给爹行礼那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白术的脸抽得越发厉害了，眼里极快地闪过一抹尴尬之色，抬手将我扶起来，强作淡定地道：“辛甘不必多礼，日后见了我，也不必行如此大礼。”

我仰脸看他，满面期待：“那夫子肯原谅我了？”

白术点点头，眸子清亮纯澈，目光温和慈祥。

我乐得眉开眼笑：“我就知道夫子你人最好了！辛甘最喜欢夫子了！”

白术白皙的颊上蓦地浮起一层浅浅的红晕，以手掩唇，轻咳一声，在我对面落了座。

我连忙提壶斟酒，先给他倒满一杯，高举过头顶，毕恭毕敬地道：“学生给夫子敬酒。”

白术淡定地接过，一饮而尽。

啧啧，美人夫子的脖颈好修长好润泽好白嫩好可口的样子啊！好想咬上一口哦！

我吸吸口水，斟了第二杯：“学生给夫子敬酒！”

白术还是很淡定，姿态优雅地接过喝了。

很快，一壶酒见了底，我想象中的脸蛋儿红扑扑、眼瞳儿迷离离的醉美人始终没出现。

白术眸子清亮，面含浅笑：“辛甘可敬完了？”

我干笑：“敬完了，呵呵，敬完了。”

眼珠子一扫，正见阮渣渣一脸郁闷地坐在亭中栏杆上，两眼喷火地瞪着我。

我正要叫他赶紧滚，话到嘴边，脑中灵光一闪，立时换上一副笑脸：“呀！阮渣……阮夫子何时来了？怎么也不吱一声？让阮夫子这么干等着，学生真是失礼了！阮夫子请坐，请上座！”

阮渣渣丢给我一个傲娇的小眼神，迈着高冷的小碎步走到白术边上坐下，然后又一脸嫌弃地将身子往外撤了撤。

我冲一边侍候的贴身丫鬟小螃蟹吩咐道：“去将我埋在梅树下八年的那坛竹叶青取来。”

那是我的私人珍藏，二十年陈的竹叶青，加巴豆后又在梅树下埋了八年，阮渣渣就是狗鼻子也闻不出来。

很快，酒送上来了，我示意小螃蟹给阮渣渣满上，双手举起酒杯，带着满脸真诚的歉意：“学生日前对阮夫子无礼，还请阮夫子念在学生年幼无知的分儿上，莫要与学生一般见识，这第一杯酒，是学生向夫子请罪的。”

阮渣渣挑着眉头上下打量我，良久，嘴角咧出一丝得意加嘲讽的笑：“哟，知道错啦？觉悟还挺高！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本夫子身为尊长，自然不会跟你这个小辈一般见识。得了，原谅你了！”

阮渣渣嘚瑟完，接过酒杯二话不说就喝了。

我端起第二杯：“阮夫子贵为簪缨世家的少主，肯屈尊来商户人家教导学生，学生万分荣幸，这第二杯请夫子一定要赏脸！”

阮渣渣越发嘚瑟，那小眼神傲得，仿佛自己已经成神了。

很快，半壶酒见了底，阮渣渣意犹未尽，抹着嘴巴叹道：“不愧是东黎首富，连个小丫头都有这等好东西。”

我谦虚地明笑，得意地阴笑，我敢肯定，阮渣渣一定会变成一天八百次郎，今天他别想从茅坑里出来了。

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打个哈欠，告醉撤退，回房睡午觉，静等好戏开场。

醒来时，小螃蟹第一时间告诉我，阮郎归果然如我所料，一趟又一趟地往茅房里跑，就在我睡午觉的一个时辰里，他已经拉了七次了，腿都软了。

我笑得直抽抽，好半天才缓过劲来，浑身直发抖，声音都颤了：“走，咱去……去看看……阮……阮夫子去！”

刚到阮渣渣的小院，就见他腰弯得跟虾米似的，双手捂着肚子，迈着又小又紧的步子，贴着地皮往茅房跑，簪缨世家的少主风范全丢进茅坑里去了。

我连忙快步追上去，一把拖住阮渣渣的胳膊，急切地问道：“夫子，你怎么啦？刚才小螃蟹来叫我，说你生了病，怎么样了？严重吗？请大夫来看了吗？”

“松手！”阮渣渣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铁青着脸，五官都扭曲了，可见忍得很辛苦。

老话怎么说来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货当初在茅坑前头堵我的时候不是挺威风吗？

我抓得越发紧了，神色越发凝重，语气越发诚恳：“夫子，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说！您千万别客气，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就好，有什么需要就直说，生了病也要趁早治，老话怎么说来着，讳疾忌医是吧，可千万不能那样！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夫子，您……”

“我说放手！”阮郎归咬牙切齿，额头青筋突突直跳。

“夫子！您不能这样！您一定要去看大夫！快，辛甘送您回房休息，小螃蟹，你快去请府里最好的刘大夫来！”我一本正经地吩咐，拉着阮郎归的胳膊就要往房里走。

阮郎归彻底怒了，咬着牙拼尽全力甩开我的手，闷着头往茅房跑。被他甩得一个踉跄，心里却无比啾瑟。

憋着一泡屎的人最忌讳猛然发力，他刚才那猛力一甩，即便不会喷薄而出，滋味也不好受。

我得意地哼着小曲儿，眯着眼睛坐在花坛边等候。过了大约一刻钟，阮郎归才从茅房出来，我着意盯着他的腿，果然步履虚浮，双腿打战，跟在青

楼里泡了十天八天似的。

我立刻迎上去，刚抓住他的手，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好臭！

我别过脸，透了口气，转回来时又是一副担心脸：“夫子，你到底怎么了？没事吧？还是找大夫来瞧瞧吧！”

“不用！”阮郎归咬着牙，双拳握得死紧，脸皮一抽一抽的。

我摇摇他的手臂，像模像样地抽搭了两下：“可是夫子你这样我很担心的，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我……”

阮郎归阴沉着脸，一字一顿地说：“我、没、事！”话音没落，那厮突然眉头一皱，双眸倏眯，一把甩开我的手，一溜烟钻进茅房了。

我那个嘚瑟啊！简直想仰天长笑，一口气干上三大杯，可我怕惊动了阮郎归，又不敢笑出声来，咬着帕子憋得直抽抽。

“辛甘，你在这儿呀！”蓦地，白术那温和清润的声音传来，惊得我一个激灵，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我眼珠子一转，愁眉苦脸地说：“我听说阮夫子一直拉肚子，大约是水土不服，我心里挂着，就来看看，不料阮夫子病得实在是太严重了，可他不肯看大夫，夫子，你说阮夫子是怕吃药吗？”

白术摸摸我的后脑勺，目光一闪，意味深长地说：“大约是吧！”

“小螃蟹，快去请大夫来，不能再让阮夫子这样拉下去了，会死人的！”我板着一副严肃脸，“再去多准备些蜜饯，阮夫子大约是怕苦。”

“辛甘倒是细致，到底是女孩儿。”白术淡淡地说，语气很平淡，不像是讽刺，但也绝不是赞许。

大夫很快就请来了，就在大夫给阮郎归把脉的时候，他还往茅房跑了一趟。

“如何？”白术脸上带着淡淡的关切。

开玩笑！刘大夫是谁？辛家首席专用大夫，我干的好事，他哪有拆穿的道理？

刘大夫拈着一把山羊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世子爷原先是在南疆，那边气候湿热，金麟却是温暖干燥之地，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加之舟车劳顿，神形皆伤，又喝了不少陈年烈酒，肠胃一时受不住，这才闹腾起来。”

“要紧吗？”我急得直绞帕子，眼泪汪汪，“都怪我，没事让夫子喝什么酒啊！我只说夫子出身将门，必然是豪爽男儿，要喝酒也该喝顶烈顶好的，我……都是我不好！”



“小姐千万别这么说，您也是一片好意，哪里知道夫子受不住呢？别担心了，夫子没什么大碍，老朽这就开方子，只要夫子按方子服药，很快就会好的。”

我这才破涕为笑：“快！快去开！”

白术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摸了摸我的后脑勺，笑道：“来辛府之前，就听说辛家千金人美心善，果然此言不虚。”

我心里顿时一阵发虚，强撑着笑脸，等刘大夫开了方子，我就跟着白术先走了，临走前还好生叮嘱了一番：“夫子，你好好休息，我等会儿再来瞧你。”

阮郎归躺在床上，脸色煞白，有气无力地眯着眼睛，强撑着冲我们摆了摆手：“去吧！”

出了屋子，白术就牵起了我的手，我心头猛地一阵小鹿乱撞，脸一下子热了，刚刚自动开启胡思乱想模式，却听白术含笑问道：“同为将门子弟，怎的辛甘却藏着烈酒不肯给我尝尝？”

我脸一僵，好犀利的问题！

“莫不是辛甘觉得我喝不得烈酒吗？”白术回身，垂眸浅笑，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他看出什么了？没道理啊！我那竹叶青可是连太医都分辨不出来的，况且白术连碰都没碰到。

我眼珠子一转，扬起一张天真无邪的笑脸：“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准备的是夜光酒器，自然是喝葡萄酒。”叹了口气，黯黯道，“至于阮夫子，老实说，我是想看看阮夫子的酒量好不好，若是不好，我肯定要笑话他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居然害他生病了。”

白术也不知是信了，还是没信，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以后别胡闹了”，就牵着我的手进了书房。

“辛甘从前读过什么书？”白术负着手，站在书桌前。

我嘿嘿一笑：“我读的书可多了！《搜神记》啊，《神异经》啊，《博物志》啊，《列异传》啊，《神仙传》啊，还有好多好多呢！”

白术低声道：“还是那么喜欢鬼神故事啊！”

“嗯？夫子说什么？”我一晃神，好像听清了，又好像没听清。

“没什么。”白术扬起嘴角一笑，“辛甘听过武王伐纣的故事吗？”

“听过！”我来了兴致，手舞足蹈，“城东有个茶馆，里头有个坏了一只眼睛的老先生，他说的武王伐纣的故事可好了。唉，可惜还没说完，他就